

海南档案揭秘

海南省档案馆有一件珍品,被列为馆藏最高级别,奉为至宝。

这就是《南溟奇甸集》,一部距今 320 多年的古书。此书几经易手,已成孤本,但保存仍较好。

也难怪,在技术不发达、保藏条件简陋的从前,将一本书妥善保存 320 多年,实在难得。然而,这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。其中所载诗文,乃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命官和文坛巨擘,以琼州风光为对象相互题诗唱和之作。通读全书,可知晓明代琼州特别是定安的地理人文。

多位专家不吝溢美之词:这是一部具有史料、文物和文学三重价值的古籍。

《南溟奇甸集》: 琼州文献瑰宝

文 | 海南日报记者 胡续发

图 |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

间刻印的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。海口市市民毛地林捐献的康熙年



↑ 省档案馆收藏的海口市民毛地林捐献的其爷爷留下的《南溟奇甸集》。



毛地林在海口家中研读古今名著。

制作精美

“拿到书后,我们如获至宝!”提到《南溟奇甸集》,海南省档案馆档案管理处副处长陈继奇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,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收藏此书的前前后后。

两年多前,习惯看书读报的陈继奇,从《海南日报》上读到一则消息:康熙年间刻印的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在海口出现。出于职业敏感,他立即带着报纸向上级汇报。随后,他和相关专家一道登门拜访毛地林——《南溟奇甸集》收藏者。

这一看,让懂行的陈继奇激动不已。“我们认为,《南溟奇甸集》是一部珍贵的古书。”他介绍说,此书为线装本,制作体例讲究,每页 9 列,每列 22 个字;印刷精美,除封面、扉页不见,纸张略有破损、水印外,字迹清晰可辨,文中内容完好。

陈继奇推断,这本书应为民间印刷的家族藏书,而非官方印刷品。理由有三个,其一,从书中一些页码出现的异样推断,该书有后续增编的痕迹;其二,王弘海在编著《南溟奇甸集》时作了序,而他的曾孙王懋曾重编刊印时,作了后序;其三,如若是官

方印刷品,应在经史中可以查找,但该书不见任何丛书目录。

藏家毛地林的话,使得陈继奇对自己的判断更加坚信。毛地林少时还见过《南溟奇甸集》的扉页,为竖行书。右上方印有“康熙二十七年”的字样,中间为“南溟奇甸集”,左下方写着“版藏龙梅祠”。“龙梅”是编著者王弘海故乡之名,《南溟奇甸集》应是王懋曾根据其家族所藏的图书刊行的。

“这本古书制版严谨,刻印精美,纸质是上等的生宣;保存基本完整,而且有藏书的印章,内文还有名家的诗作,应是古代正版图书。”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文物考古专家阎根齐研究员曾对《南溟奇甸集》进行鉴定,他认为,这本书为后人研究王弘海的政绩、思想和事迹,以及文学成就,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,“可谓具有史料、文物和文学三重价值。”

文献瑰宝

古书的装帧不仅令陈继奇称叹,书中所蕴含的史料、文学价值,也令其侧目。

此书的编著者王弘海,明代嘉靖年间进士,定安雷鸣龙梅村人,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虽长年在外做官,王弘海仍乡情殷切,牵挂故乡山水:“自五指山之外,其间三州十一县,为山川秀异,未易缕数。而在定安者,若‘文笔’以峰胜,‘金鸡’以岭胜,‘马鞍’以石胜,‘桥头’以泉胜,其尤著者也。”

思乡日久,王弘海索性将“金鸡岭”、“文笔峰”、“马鞍冈”和“桥头溪”四大乡景,描绘成图,悬挂于书斋墙上。每有志同道合者来访,便邀其为画题诗作咏。积少成多,最终汇集了 53 位诗人的 143 首诗和 1 首赋,总为一集。

这些诗家很多都是当时的名家大儒,如焦 ■、于慎行、董其昌、张廷臣,更有著名学者丘 ■、著名剧作家汤显祖、“后七子”代表人物王世贞等等。正如王弘海评价的,“集中为诗凡数十家,多海内鸿硕,文藻之彦”。古时交通通讯落后,绝大多数诗人从未登临琼州,对琼州知之甚少。除了书首载有丘 ■的《南溟奇甸赋》和《五指山诗》外,这些诗人为“龙梅四景”题诗,真实记载了当时的琼州山川名胜,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琼州风光之秀美。

而从艺术性上来说,这些诗人或意气风发,或抑郁沉沦,因不同身世不同心态所

作的应景诗,常托物寄意,情景交融,意在言外,文学价值较高。

“《南溟奇甸集》是难得的海南地方文献瑰宝。”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认为,对于海南人文地理的透彻把握,诗中历历再现,这将很好地引导读者深刻地理解海南,热爱海南。

抢救及时

和《南溟奇甸集》收藏者毛地林交往,陈继奇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:“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有点怪的老人,后来接触多了,他的学识、为人都令我十分敬重。”

2009 年 7 月 16 日,这位当时已 72 岁的老人藏有《南溟奇甸集》孤本并为之作注的新闻,突然出现在报纸上时,陈继奇和同事们在高兴之余,难免将信将疑。毕竟,保存这样好的古籍放眼整个海南也不多见。第一次见到毛地林时,老人不修边幅,让陈继奇和同事们更是诧异,眼前的这位老人如何为艰深晦涩的古文注解?

然而,交谈开来,老人学识之渊博、记忆之惊人、反应之敏锐,出乎他们的意料;走进老人家里,满屋的经籍史传、厚厚的校注草稿,更令他们叹服。去年,国家启动古籍保护项目,《南溟奇甸集》连同毛地林的校注手稿,全部被海南省档案馆收藏。

毛地林自幼就爱读书,尤其喜爱古史、经传。家中别无长物,只有祖父毛礼仪传下来的几本线装古书,其中一本便是《南溟奇甸集》。他查阅各类丛书,均未发现著录《南溟奇甸集》。民国时期琼山人王国宪编订的《海南丛书》,目录中没有《南溟奇甸集》。今人洪寿祥主持编纂的《海南地方文献丛书》,没有收录。何卜吉主编的《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摘要》也无著录。

熟读经书的毛地林,通读全集后被深深打动。“读完这本书,精神很振奋。”他说,“这本记录明代时期琼州地理人文的古籍,对今天的人来说太深奥。如果给它作校注,解词释意,既免于此书失传,也为海南做一些贡献了。”

从 2005 年开始到 2009 年,整整 5 年,毛地林以一介老者之躯伏案耕耘,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完成了繁重的校注工作。

“所谓大隐隐于市,如若不是内行的毛先生积极抢救,《南溟奇甸集》可能就会失传,成为憾事。”陈继奇说。

校注详尽

2010 年 11 月,一个让毛地林欢欣鼓舞的月份。他校注的《南溟奇甸集》正式出版。

书末附上了《南溟奇甸集》的影印稿,以便读者欣赏古书原貌、对照阅读。封面设计仿照古书,为竖行书,右上方是编印者姓名,中间书名为“南溟奇甸集”,书名左下方是“毛地林校注”,最左下方是海南出版社。封面图为龙梅村王弘海太史坊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多达 20 万字的诗文注解十分详尽,尤其是对原书涉及的掌故和典故,注释更加详细。如《南溟奇甸集叙》中的“少文卧游”:《宋书·宗炳传》“有疾还江陵,叹曰‘老疾俱至,名山恐难偏观,唯当澄怀观道,卧以游之。’凡所游履,皆图之室。”;对特指的人物悉数注明,如“王学士”:指王弘海,王弘海考中进士,选入翰林。

周伟民曾评价说:“现在,毛地林先生整理、校注后出版《南溟奇甸集》,是海南地方文化建设的一桩大事。从古籍的征集、整理角度来看,这个集子虽然历经传抄、刻印,但流传极为稀少;毛先生祖父毛礼仪珍藏至今已 320 多年,是为海南藏书家的珍本、孤本、善本。毛先生将此集校注,又附印了原刻本在书后,让研究者可以翻检对照。这种对海南罕见文献的贡献精神,值得大为提倡!”

阅读毛地林校注的书稿后,阎根齐也认为老先生古文功底深厚,几乎逐字逐句注释。

陈继奇告诉记者,现在海南省档案馆已收藏《南溟奇甸集》,下一步就是组织力量进行科研攻关。

《南溟奇甸集》的研究,才刚刚开始。■